總統對三點建議表示接受

瞿海源賀德芬昨與總統會面

【記者李素馥台北報導】中正紀念堂廣場學生顧問賀德芬、瞿海源兩位教授，廿一日上午經由教育部長毛高文安排，與李登輝總統會面，李總統對兩教授帶來學生決策小組所提三點尚未作成最後決議的建議內容，表示基本上能夠接受，並說願意在下午三時接見五十位學生代表；不料學生事後指責決策不夠透明化，認仍應經由全體同學表決通過才算數，爲此爭議不休，五十名晉見學生代表難產，延至晚間七時五十分才成行。

前天夜裡學生代表組成的校際會議宣佈要在隔天早上十點提出抗議時間表後，隨即推派十三名學生代表組成決策委員會擬定方案，同時也邀請教授顧問團及研究生顧問團共同參與，經連夜討論擬三項建議方案，委託賀德芬與瞿海源攜帶前往總統府面見總統。

學生代表所提三點方案是：

㈠請李總統登輝先生在今天下午接見學生代表，肯定學生們對民主憲政的貢獻與愛國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

㈡在國是會議中，公平邀請各界人士深入討論國事，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並訂定該經改革時間表，提出有效解決辦法。

㈢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總統先生明確認可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並繼續高度關切有關國政大事的發展。若總統先生不能對上項要求作肯定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三項原則經決策委員會成員唱名表決通過後，教授顧問團隨即聯絡教育部長毛高文，要求代爲安排面見總統事宜，並於昨天上午九點左右由毛高文部長陪同進入總統府與李總統當面會晤，在座還包括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

代表學生晉見的賀德芬與瞿海源兩位教授會後表示，李總統對學生所提三點建議給予肯定，並答應下午三點在總統府接見十位學生代表做爲立即回應，不過基於安全考量，李總統並未同意親臨中正紀念堂廣場與全體學生面對面溝通。

由於在擬定三點建議之初，學生代表事前一致同意，這項方案只是做爲雙方進行溝通的基礎，除非經各校同意，否則對在場學生不具任何約束效力，因此在初步取得李總統意見後，仍必須交付現場學生表決。

早上七一點左右，學生決策委員會再度開會表決通過將初步協調結果公開宣佈，由各校學生討論後推派代表表明該校接受或拒絕。不料，此時卻引起台下學生一片鼓噪之

兩教授善意遭抗議

爲學生再苦也甘心

【記者李素馥台北報導】代表中正紀念堂前學生前往總統府進行初步溝通的賀德芬、瞿海源兩位教授，昨天早上携回初步解決方案，卻遭在場學生強烈抗議。兩位教授雖然略感委屈，但仍認爲這一趟沒白走。

賀德芬教授表示，前天晚上大家就有默契，目前情況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而且也認爲這個活動一直耗下去只會讓大家心理不安定，所以才決定先行溝通，如果對方不接受，根本就不用再提。

瞿海源也指出，這個活動到目前爲止，大家都抱持肯定，對國家有積極意義，接下來最重要是如何讓學生在安全、自在情況下恢復正常。

兩位教授一致認爲，李登輝總統在昨天的會面中已表達足夠誠意，學生應該可以接受。瞿海源說，李總統基本上肯定學生的活動，三點訴求雖略有修改，但有些則反而更積極修改，譬如，建議中原要求資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職，李總統改爲國會全面改選，就是明顯例子。

賀德芬也認爲，任何群衆運動都必須有所妥協，達到某一可接受程度就算成功，不可能要什麼給什麼，像解散國民大會，停止戡亂，回歸憲法，中間將產生很多問題，可能使國家成眞空狀態，所以學生的四項訴求並非一天可解決，茲事體大必須擺在國事會議中談。

面對激昂的年輕學生，賀德芬有點自嘲地說：「也許我們年紀大了考慮上較保守，也許學生認爲太現實，理想性不夠，不過因爲學生很有理想，雙方如果能

在授教位兩的力心盡竭中運學

廣場學運的護法——瞿海源

不辭辛苦、不畏艱難，他爲學生辯護：不要怪學生，他們很單純，不是有意犯錯！

「我有罪！」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瞿海源斜躺在地上，眼眶突然濕了起來！一旁的台大教授葉啓政拍著他的肩膀說：「小老弟，你說什麼傻話！」

瞿海源爲學生靜坐行動「教授顧問團」成員之一，自十九日連日參與靜坐行動後，便逐漸觀察到學生指揮中心無法完全控制場面的隱憂，然後開始主動連繫教授提供意見給學生參考。但由於參與靜坐教授均自發而來，根本沒有組織，因而總是無法具體而集中地表達教授們的建議。

爲了提供一臂助力，瞿海源教授先是主動連繫五名教授組織第一批「教授顧問團」，但自己並沒有參加，瞿海源表示，他只是從中牽線搭起教授與學生間溝通的橋樑。直到二十日夜晚，學生最後公推賀德芬、夏鑄九、鄭村棋、張國龍與瞿海源等人爲顧問，瞿海源才與學生徹夜長談到二十一日清晨，整晚都沒有合眼。

隨後，瞿海源、賀德芬二人在學生十三人決策小組授權後，二十一日上午，由瞿海源與教育部長毛高文通了電話，表示希望會見李登輝總統，表達學生要求改革的決心與建議。不料學生墓祭會因拜會總統行動未經過大會同意而抱怨四起，不被諒解，這使得徹夜未眠，奮應禁食行動的瞿海源眼眶都紅了。

「也許是決策錯誤吧！」當五千名同學爲決定是否派代表到總統府進行各校表決時，瞿海源望著紊亂的現場，看得出心情十分複雜。在同事的規勸下，勉強吃了二片土司果腹，但隨即又得爲拜會總統一事替學生忙著與總統府連繫。

最後，廣場司令台上又見瞿海源忙著跑上跑下，他說這是靜坐行動的關鍵時刻，學生必須提出理性的改革時間表，而對於學生組織無效率的開會程序，他又忙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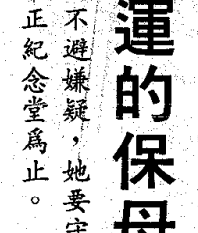
記者表示：「不要怪學生，學生很單純，他們不是有意犯錯！」

由一個冷靜的社會運動觀察者，跨一步成爲學生追求改革行動的支持者，瞿海源覺得他有責任陪學生走完這一段，當瞿海源協助五十名學生代表整隊完成並前往總統府後，只見他快步如飛地跟了上去，他又完全忘了連日來的疲憊與上午的離過！

（林照眞）

廣場學運的保母——賀德芬

不懼壓力、不避嫌疑，她要守著學生，直到那最後一個學生離開中正紀念堂爲止。



二十一日下午四點，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疲倦地躺在地上，無法應付記者七嘴八舌的詢問，由活動發起之初，賀德芬便成爲學生踏陶的重要對象，面對現場學生情緒愈來愈高漲，甚至表現出不願離去的態勢時，賀德芬的看法是：「我覺得有責任陪著學生，直到最後一個學生離開爲止」。

參與這次靜坐抗議的很多學生談到，此次行動和天安門學生運動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教授勇敢地站在第一線支援學生、保護學生，而賀德芬便是堅持這種主張與想法最積極的教授之一，也因爲這種難能可貴的互信關係，賀德芬理性、剛強、不容打折扣的做事原則，經常能順利地被學生接受。

但也因此，自十九日學生靜坐行動舉辦以來，賀德芬便接到不少威脅、恐嚇的電話，並揚言「要她好看」，在這種莫名的氣氛中，賀德芬仍然在現場陪著學生淋雨、靜坐、熬夜，而在學生意見分歧時，她也經常鐵青著臉指責學生的不是，但卻罕聞學生因此怪她，這是很獨特的現象。

然而，當這場靜坐行動由原設想中的一千人增加爲三千人、五千人時，卻看到賀德芬的眼中流露些許不安。她表示，已經親眼看到參與的分子愈來愈複雜，已有部分同樣是身爲「教授」的人走到絕食學生旁，叫他們不要被人利用。賀德芬說，從一開始教授就反對學生採取犧牲身體健康的絕食手段，她曾經在台上向學生公開表示：「教授支持你們的理念，但看到你們踐踏自己的身體，我眞是痛心！」說完便向學生深深一鞠躬，再也說不出任何話。

昨天，當學生校際代表要求李登輝總統在上任前召開國是會議時，賀德芬不願學生可能產生教授以權威壓制學生的想法，毅然表明應將時間表改在組閣之後；當聽聞部分學生代表激烈地主張包圍總統府時，賀德芬猛然由睡袋中跳起，連忙結合教授團意見表示反對，終於阻止這場可能發生的不可測行動！

此刻，在學生的期待下，賀德芬二度前往總統府，雖然賀德芬頻頻喊累，又幾乎整日未進食，但在現場指揮台上，倒是常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賀德芬！」當其他教授急忙叫喊時，又見賀德芬奔了過去，完全忘了前一秒鐘才叫「累死了」的一番話。

（林照眞）

代表到總統府首度與李總統面對面會談。

現透過學運，意見也可以上達，就難免因此陶醉，並

（台大社會系學生黃國雄口述，記者李玲玲記錄）